

中国历代人物演义书系

忽必烈秘史

上册

草原雄鹰，开国霸主

[瑞典] 多桑 ○ 著 冯承钧 ○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历代人物谱系丛书

忽必烈秘史

上册

[瑞典] 多桑 ○ 著 冯承钧 ○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忽必烈秘史:全2册/(瑞典)多桑著;冯承钧译.陈志明校.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5.2

ISBN 978-7-104-04243-3

I. ①忽… II. ①多… ②冯… III. ①历史小说—瑞典

—近代 IV. ①I53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4761号

忽必烈秘史

责任编辑:肖楠

责任印刷: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人:樊国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网址:www.theatrebook.cn

电话: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发行部)

传真:010-58930242(发行部)

读者服务:010-58930221

邮购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100097)

印刷: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170mm×240mm 1/16

印张:28

字数:350千

版次:2015年3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SBN 978-7-104-04243-3

定价:56.00元(全2册)

版权专有,违者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卷

第一章·····	3
第二章·····	21
第三章·····	39
第四章·····	65
第五章·····	83
第六章·····	97
第七章·····	111
附录一 刺失德书所记拖雷攻金之役·····	120
附录二 《世界侵略者传》及《史集》所志 蒙古军远征窝勒伽河以西诸国事·····	124
附录三 东方基督教徒关于成吉思汗之传说·····	130

第二卷

第一章 忽必烈时代	135
第二章	151
第三章	171
第四章	185

第三卷（附卷）

《元史·世祖本纪》	197
-----------------	-----

第一卷

本卷原为《多桑蒙古史》的第二卷，现根据内容整理，作为本书第一卷。

第一章

成吉思汗分封土地军队于其亲属——拖雷之监国——大会——窝阔台之被推戴——窝阔台之初政——遣军远征波斯——与金人战——陕西全部之占领——拖雷之远征——其残破四川——其侵入河南南境——窝阔台之渡黄河——两蒙古军之会合——金军之败——汴京之被围——议和——窝阔台拖雷之还蒙古——速不台之围汴京——解围——汴京之死亡人数——金帝之弃汴京——其渡黄河北岸——其军之败——重渡黄河而走归德府——汴京之第二次被围——崔立之叛——以汴京献速不台——金国帝室之结局——宋人与蒙古结合——宋军之入河南——金帝宁甲速之走蔡州——蒙古军与宋军之会围蔡州——蔡州之攻下——宁甲速之死——其嗣君承麟之被杀——金国之亡

成吉思汗曾以地分封诸子及诸亲属。长子术赤封地在咸海（Aral）之北，西抵撒哈辛、不里阿耳两部边界。据史家阿剌丁之说，则谓成吉思汗曾以鞑靼马蹄所至西方之地付与术赤。察合台之封地东起畏吾儿之地及海押立，西抵只浑河（阿母河）两岸。窝阔台之封地在叶密立河一带。拖雷则承袭其父所保有哈刺和林诸山与斡难河源间之故地见《世界侵略者传》第一册。

此种承袭方法，盖适应突厥鞑靼民族之旧俗也。依俗诸子之成年者，家长以什物畜群付之，俾其能离父居而自立，父居所余之物一概留给嫡妻所生之幼子，即所谓斡赤斤者是也。所以成吉思汗以其诸斡耳朵，其最贵重之衣物，自乘之马匹，其大部分军队，质言之，其所统治之诸部落，悉付拖雷。

成吉思汗死时，遗有军队十二万九千人。以十万一千人付拖雷，分为三军：曰中军、曰右手军、曰左手军蒙古语名右手军曰巴剌温合儿。名左手军曰沼温合儿。中军千人，为成吉思汗之卫士，由那颜察罕统之。察罕，唐兀人也。十三岁时即为成吉思汗所收养，曾名之曰其第五子。此军之第一百夫长，亦由察罕兼之。其余诸百夫长则分隶于成吉思汗诸后之四大斡耳朵，而执司膳控马等役。此军所应缴纳之驿马口粮，与其他诸军同。右手军三万八千人，阿鲁剌惕部之那颜不儿古赤统之，其人亦自有其千户军。左手军六万二千人，札剌儿部之

木忽黎统之。成吉思汗颇重用此人，曾以札剌儿部众三千人归其统率，得自由任命将校，惟须汗之裁可者不在此例。尚有数将亦有统率其部众及任命千夫长之权：是为统率斡亦剌部四千人之忽秃合别乞，统率八邻部万人之八邻部长塔里台，统率汪古部四千人之汪古部长阿剌忽失的斤。成吉思汗攻金时，吾也而秃花曾以所部契丹军、女真军各万人来投，仍命其各率所部。

所余者二万八千人，成吉思汗分给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三子各四千人。其第五子阔列坚亦得四千人。其幼弟斡赤斤分得五千人。其弟合赤温之子分得三千人。其母月伦分得三千人。其弟拙赤合撒儿之子分得千人。此种军队连同其家属世隶各系之长王，同系诸王并受此长王节制见《史集》。刺失德曾胪列成吉思汗所部十二万九千人中之统将千夫长以及部落名称。此种蒙古军队经成吉思汗分给于其诸子及诸亲属者，为数虽微，然构成各系军队之中心。后各系复益以其在封地中调发之土民，其数甚众。例如长子术赤一系所分得之蒙古军仅四千人，而此系之后王君临黑海、里海之北，土地广大，民族多，即用此种土居部落从军是也。刺失德云：“现在（其修史之时约在成吉思汗死后八十年顷）脱火塔、乃颜所统之军队，一部分盖为成吉思汗分给术赤系四千蒙古兵之后裔，余为斡罗思、薛儿客速、钦察、马札儿匈牙利等部之众。”蒙古人移徙于此种西方地域人数之少，所以蒙古语言不能在其地存在。而其地之占优势的语言，仍属突厥语。盖里海、黑海、北方平原人民种属突厥种之钦察部也。刺失德曾言蒙古家族之繁殖，谓忽必烈汗（在位时始1260迄1294年）曾检括斡赤斤、合赤温两王后裔之数。前者共有六百人，后者共有七百人，其士卒之家属增加之数亦众。成吉思汗第五弟别勒古台之子，位号次于其他诸王，而有百妻百子，故其人有百数人之号。然其后裔在忽必烈时，仅有八百人。拙赤合撒儿仅有子四十人，然其

后裔亦有八百。忽必烈颇以为异，有人为言其故，以为别勒古台系甚贫，拙赤合撒儿系甚富，所以后裔繁殖之数，比例不能相等。拙赤合撒儿于讨伐乃蛮之战中建大功，曾位之于诸亲王上。成吉思汗其他诸弟之后裔，位置仅视诸将。史家阿剌丁，修史于1260年者也，曾言其时成吉思汗之后裔约共有万人。帖木格斡赤斤之封地，与合赤温诸子之封地，皆在蒙古东部，与女真之地最近，而在哈兰真沙陀及浯勒灰河附近不远，盖为亦乞剌思部之旧境。至若拙赤合撒儿诸子之封地，则在蒙古极东北之地，额儿古纳河、曲烈湖、海刺儿河等处附近（见刺失德书）。

成吉思汗分兵于诸子之时，曾以诸将面嘱诸子曰：“若诸将有过，切勿独断罚之。盖汝曹年幼，而诸将皆功臣也。欲罚之，必先询我意，我若不在时，应共商之，然后执行法令。必须其罪状显明，犯者自承，并不能不承认处罚之当，而使其罚不出于愤怒或其他感情也。”

诸宗王、部长及士卒等，于葬祭成吉思汗后，各还其驻所。惟至二年后，恐元首缺位时间太久，变乱发生，始相约集大会推戴新君。

1229年春，诸宗王诸统将自鞑靼地域之各地来集于怯绿连河畔成吉思汗之大斡耳朵《元史》谓在曲雕阿兰之地。钩案：《元秘史》作阔迭兀阿剌勒，其对音应是Kīdī' u Aral。术赤诸子斡儿答、拔都、昔班、唐古颉、别儿哥、别儿格察儿、脱哈帖木儿等皆自里海北方之地来会。察合台率其诸子诸孙自伊犁河流域来会。窝阔台自叶密立河畔来会。斡赤斤自东方女真邻近之地来会。由拖雷延之至成吉思汗斡耳朵中，盖新主未立，暂由拖雷监国也见《史集·窝阔台本纪》。

开大会之首三日，大设宴飧。到会之人甚众，遂聚议选立新君。时列会者多归心拖雷。耶律楚材乃请拖雷执行成吉思汗遗命，自推窝阔台承继大位，免启争端。拖雷从之。遂在大会中宣读其父遗命，谓

应奉成吉思汗所指定之人为君见冯秉正书第九册一三一页。术外尼则云，成吉思汗曾经要求诸子出具承认窝阔台继承大位之文书。如是诸王等群向窝阔台劝进，窝阔台以位让诸兄弟及诸叔等。且以拖雷从未一日离其父，所受训教较他人为多，大位应由彼继承，遂力辞。诸王等曰：“成吉思汗既已指定汝为继承人，我等不能背其遗命。”窝阔台仍固辞。如是宴乐者四十日，继承问题悬而未决。至第四十一日，亦星者所择之吉日也，窝阔台始应诸王之请，由其兄察合台及其叔斡赤斤导之就汗位。拖雷奉盞，同时帐内外诸人皆免冠，解带置肩上，向窝阔台九拜祝贺，奉以可汗之号自是以后，主君皆称可汗。其余成吉思汗三系之君主仅称曰汗。窝阔台，蒙古语犹言“在上”，史家刺失德解释此字之义亦同。新君率领会中诸人出帐对日三拜，斡耳朵附近之群众皆随之而拜。蒙古诸长拜毕入帐，设宴以庆大礼之成。诸宗王等坐于宝座之右，诸妃主等坐于宝座之左，由无数奴婢奉献酒食。

诸王推戴窝阔台之时，曾发此忠于其后人之奇誓曰：“只须汝后人尚存一膋肉，投之草中而牛不食，置之脂内而狗不取；我等誓不以他系之王位于宝座之上。”

窝阔台以其父所得亚洲诸国之宝藏散之诸王与将卒等，命依俗祭祀成吉思汗之灵三日。于诸那颜、统将之家选美女四十人，盛其衣饰，“遣之往事成吉思汗于地下”（刺失德语），并以骏马殉之。

窝阔台之初政，则在命人严守成吉思汗法令。然对于成吉思汗死后之犯罪一概赦免见《世界侵略者传》第一册。《史集》。时庶事草创，礼仪简率。耶律楚材始定册立礼仪，俾皇族、诸王、尊长皆就班列以拜。又中原新定，未有号令。长吏皆得自专生杀，稍有忤意者，刀锯随之，至有全家祸者。楚材以为言，命禁绝之。同时始定算赋，中原以户计，

西域以丁计。汉人输纳银绢谷，蒙古人每马牛羊百头输纳一头。设置仓库驿站，以供使臣之需。

又从耶律楚材之言，于金故地立十路课税所，设使副二员，悉用中国士人。楚材因间进说周孔之教，且谓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可汗深然之，由是文臣渐进用矣见冯秉正书第九册一三二页。又《续纲目译文》一五一页。

蒙古既立新主，遂欲执行成吉思汗之伟大计划，续行侵略。大会因决议三大远征：命那颜绰儿马罕率一军三万人远征波斯，缘算端札阑丁已还自印度，恢复其父故国之一部也。命统将阔阔台、速那歹钩按：此人疑是肖乃台，惟《元史》本传未著西征事二人率第二军亦三万人，往平钦察、撒哈辛、不里阿耳三部，以竟术赤未成之业。窝阔台自与拖雷及亲王数人率一军经略金国见《世界侵略者传》第一册。《史集》。宋君荣书五六页。

金主宁甲速，即汉名守绪者，曾于1229年命使臣阿忽带赴蒙古致成吉思汗贝冒，新可汗却不受。

先是成吉思汗虽死，蒙古仍在陕西南部继续用兵，且进至宋国边境。1227年终，进至巩昌府东南三十程之西和州。知州事陈寅率民兵昼夜苦战，援兵不至，城遂陷。寅谓其妻杜氏曰：“若速自为计。”杜曰：“安有生同君禄，死不共王事者？”即饮药自杀。二子及妇俱死母旁。寅敛而焚之，乃自伏剑死。宾客同死者二十八人。

1228年，蒙古兵人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颜哈达以忠孝军提控完颜陈和尚为前锋。陈和尚环甲上马，以四百骑大败蒙古八千之众，士气皆倍。盖自有蒙古之难，二十年间，始有此捷。忠孝一军皆回纥、乃蛮、羌、浑，及中原被俘避罪来归者。鸷狼难制，陈和尚御之有方，

坐作进退，皆中程式。所过州邑秋毫无犯，每战则先登陷阵，诸军倚以为重。1229年，蒙古将赤刺温帅师屯庆阳，金复遣使求和，可汗复不允。同年，窝阔台以史天泽、刘黑马、萧札刺为万户，分统汉兵。前二人分守直隶、山西、山东等处。

1230年2月，蒙古兵入金大昌原，金将移刺蒲阿败之，庆阳之围遂解。先是蒙古使斡骨朶至陕西议和，移刺蒲阿惧其泄事机，留之。及蒲阿既解庆阳之围，志气骄满。乃遣斡骨朶还，谓之曰：“我已准备军马，能战则来！”斡骨朶还见蒙古主白之。

窝阔台怒。8月，与其弟拖雷率众入山西，取大同东北十八程之天成等堡，遂渡河入陕西南部，破诸山砦栅六十余所，进围凤翔。

1231年，蒙古将按察儿以兵围凤翔；金行省完颜哈达、移刺蒲阿逗留不进。金主遣枢密判官白华往谕之。哈达、蒲阿言北兵势盛，不可轻进。白华还，金主复遣谕以凤翔围久，恐守者不能支，可领军出关，略与渭北军交手。计北军闻之，必当奔赴，少纾凤翔之急。哈达、蒲阿乃始出关，行至华阴界，与渭北军交战。比晚，收军入关，不复顾凤翔矣。是年5月，凤翔遂陷。

是年6月，窝阔台避暑九十九泉，地在长城北五十程。陕西既下，金主仅保河南。金降人李昌国献计于拖雷曰：“金迁汴将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关黄河耳。若出宝鸡以侵汉中，不一月可达唐邓，大事集矣。”拖雷然之。白于窝阔台，窝阔台乃会诸将，期以明年2月合南北军攻汴。遣拖雷先取宝鸡。主卜罕赴宋请假道。8月，主卜罕至宋境沔州青野原，统制张宣杀之。拖雷闻主卜罕死，曰：“宋自食言，背弃盟好。今日之事，曲直有归矣。”遂进至凤翔西南九程之宝鸡。

9月，拖雷分骑兵三万刺失德书作二万。钩案：旧本《续通鉴纲目》

实作二万，惟所谓御批《续通鉴纲目》作三万人大散关，攻破凤州（凤县），径趋华阳，入宋境，屠洋州（洋县），遂围兴元（汉中府）。军民散走，死于沙窝者数十万。分军而西，西军出别路入沔州，开鱼鳖山。撤屋为筏，渡嘉陵江，略地至西水县，破城寨百四十而还。11月，四川北部均陷于蒙古。

12月，拖雷攻饶风关，入之。渡汉江，由金州而东将趋汴京，民皆入保城壁险阻以避之。金主初闻蒙古兵入饶风关，召诸臣入议。皆主以兵屯京畿诸县，京师积粮数百万斛，令河南州郡坚壁清野，敌欲攻不能，欲战不得。师老食尽，不击自归矣。金主以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养军士；今敌至不能迎战，徒以自保京城，虽存何以为国？不从诸臣议，诏诸将屯襄、邓。1月，金行省完颜哈达、移剌蒲阿率诸军入邓州，杨沃衍、陈和尚、武仙兵皆会之。先是二年前武仙复归金，金复其爵，置府卫州，史天泽合诸军围之，仙走屯胡岭关，至是亦以军来会，合兵出屯顺阳。哈达、蒲阿召诸将议，截汉江与战，抑放之渡而后战？议未决，拖雷军毕渡。哈达、蒲阿始进至禹山，山在南阳府西南九程。金兵分据地势，与蒙古兵战。蒙古兵少却，金兵不追。明日，蒙古兵忽不见。逻骑还，始知在光化枣林中已四日。林外不闻音响。哈达、蒲阿议入邓州就粮，辰巳间，到林后，蒙古兵忽至。哈达蒲阿迎战，交接之际，蒙古以百骑邀两行省辎重而去，金兵几不成列。逮夜二鼓，哈达、蒲阿乃入邓州城，隐其败，以大捷闻。金廷百官表贺，诸相置酒省中以庆。于是民保城堡者，皆散还乡社。不数日，蒙古游骑突至，多被俘获。

拖雷进兵河南之时，窝阔台自将兵进围河中（蒲州府），筑松楼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并进。昼夜力战，楼橹俱尽。

白战半月，力竭城陷。金枢密火讹可犹亲搏战数十合，始被擒，就死。金元帅板子讹可以败卒三千夺船走阆乡。有阆人潜之于金主，金主怒其不能死节，因杖杀之。

1232年2月，窝阔台自河中由河清县白坡渡河，遣人驰报拖雷以师来会。金命麻斤出等部民丁壮万人开短堤，决河水以卫京城。命夹谷撒合将步骑三万巡河渡，夹谷撒合行至封邱而还。蒙古兵奄至，麻斤出等皆死。丁壮得免者仅三百。

拖雷军自禹山之战散漫而北，所过州县无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趋汴京。金完颜哈达、移剌蒲阿自邓州率军赴援，蒙古以骑三千尾之。金兵欲战，蒙古军则退。金军方盘营，蒙古兵复来袭。金军不得休息食饮，且行且战。至黄榆店，望钧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进。忽有旨云，两省军悉赴京师，哈达等遂发。

金军进次于三峰山，军士有不食至三日者。时窝阔台军自河北来与拖雷军合，围金军。乘其困急，乃开钧州路纵之走，而以生兵夹击之，金军遂溃。哈达走入钧州。窝阔台在郑州闻拖雷与金相持，遣军赴援。至则金军已溃，于是乃合攻钧州，破其城，擒哈达。哈达问速不台安在，请一见之。速不台出谓曰：“汝须臾之人耳，识我何为？”哈达曰：“卿天生英豪，非偶然也。今见卿，吾死瞑目矣。”言毕就死见《纲目译文》一五五至一七六页。《亚洲新杂纂》第二册九五页之速不台传。

陈和尚趋避隐处，杀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国大将，欲见白事。”蒙古兵以数骑夹之诣拖雷，问其姓名，曰：“我忠孝军总领陈和尚也。大昌原、卫州、倒回谷之胜，皆我也。我死乱军中，人将谓我负国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胫折之，划口吻至耳，喷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将有义之者，